

舆地广记

蓬莱龙山

沙向阳 撰文/供图



龙山的大龙洞

说起龙山,远近闻名。山峰位于蓬莱东南二十公里的龙山店村西,海拔396米,方圆30多里。据《登州府志》载:“龙山,在县南四十里,山上有龙池、龙岗及龙王庙,旧有铁场,今废。”《蓬莱县志》也载:“龙山庙,祀孚应侯,宋,元丰年间(1076年)建。”由此可见,龙山古庙,最早建于宋朝,距今已近千年之久。后经历代战乱兵燹,山上的古庙早已坍塌无踪,山下后建的“外庙”,也于1925年被拆毁。这段典籍记载,见证了千古龙山的历史沧桑。

既然叫龙山,这座山便与龙扯上了干系。龙山上两个“龙洞”,还有龙山大王的神话传说。友人高培彦兄对龙山的一草一木与传说故事如数家珍,他自告奋勇当向导,曾带着我一起爬上龙山,一探龙山的究竟。

民间俗话说:“龙山有三宝:荠荠菜、猫儿草,打火石不用找。”荠荠菜鲜嫩可食,也可入药;猫儿草也属中药,有消渴利尿之功效;打火石,即石英石,龙山的半壁,都是由这种石英石构成的,用铁板打击,可以溅出火花。过去没有火柴,先民都是靠它取火做饭,故名打火石。

我们一路爬到山巅,眼前豁然开朗。但见山脉形成了五条岭岗,好似巨龙五爪,也有以其形象,称之为“大金豆顶”“小金豆顶”的。山巅上还有所谓的龙池,但如今只能见到一坑洼地,水源枯竭。倒是数量众多的岭岗,各有千秋,别具景致,什么“万丈龙洞”“一石天桥”“漏天滴水”“鹤鸽双石”“阎王鼻子”“铜音磐石”……民间称为“龙山十大景”。

山上的“龙洞”,位于山南悬崖中,共有两个:一曰“大龙洞”,位于山坡之东南,洞口高约两米,进深五米;一曰“小龙洞”,洞口偏下,洞高两米,进深三米。龙洞,隐藏着神奇的故事。

传说,古时有一条黑龙,盘踞洞中作恶,非但不按时行云布雨,反而残害山上的生灵,祸及地方百姓。玉皇大帝闻听龙山土地神报急,立即选派了忠勇可靠的大白龙,疾奔龙山,取代黑龙。黑龙自然不服,要与白龙拼个你死我活。二龙相斗,霎时搅得天昏地暗,飞沙走石。一连打了七七四十九天,终究邪不压正,黑龙被大白龙撵下山谷,一命呜呼。大白龙主持龙山后,按时行云布雨,从此这一带的百姓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。

民间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,有鼻子有眼地传到今日,当地甚至还形成了与此相关的民俗,说来相当有意思。相传当年唐太宗东征高丽,途经龙山,天色已晚,唐军迷了路。当地一位前朝的段姓将军显灵,特来为唐军挑灯引路。唐太宗问:前面带路何人?答曰:小将段志贤。传说段志贤是前世战将,已为国尽忠;此来显灵,为唐军引路,唐太宗特别感激,便封段将军为“龙山大王”。从此,段王爷便被村民们奉为神灵,在龙山建庙,安享四季香火(实际应为宋朝为孚应侯建庙)。

由龙山庙引来了杜家姑娘的故事:龙山之东有个杜家村,村中有姑嫂二人,慕名来到龙山庙上香许愿,为小姑祈求好姻缘。嫂子见庙中的段王爷塑像,英俊威武,气度不凡,便开玩笑地对小姑说:“就给你找个段王爷这样的女婿,郎才女貌,天生一对!”于是,便开玩笑地鼓动小姑去投香篮,来套段王爷的头,说若能套中了,就是段王爷中意,两相有缘。小姑乐得一试,结果一套即中。杜氏小姑回家以后,竟思念成疾,不久溘然离世了。她嫂子便按承诺,与家人按民间冥婚的仪式,将小

姑送到龙山,葬在了龙王庙前,算是嫁给了龙山大王。

从此,杜家村及龙山当地人,便将龙山庙奉为“姑爷庙”。每年正月初三,杜家村民,都要郑重其事地请段姑爷到杜家拜丈人,家家包饺子,供奉段王爷,成为当地一个特色礼俗。

古时每逢旱天,百姓都要到龙山求雨,也是附近村庄的一大盛事。据说求雨的仪式宏大,气氛庄严。过去,蓬莱十年九旱,每当旱年,龙山周围十八个村庄,都要联合求雨。村民们齐聚龙山庙前,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:敲锣打鼓、烧纸焚香、放鞭炮,人人头戴用柳条编成的帽子,先一一祭拜龙王雕像,然后抬着龙王雕像,到各村巡游。每到一村,百姓都要到村口烧香迎拜,一边泼水示意下雨,一边呼喊:“龙王爷爷快下大雨吧!”

有趣的是,每次求雨,都要把段王爷像先抬到他“老丈人”所在的杜家村,村民煞有介事地欢呼:“龙王姑爷来了!”并以待婿之礼相迎,家家以水饺供奉,表示贵客临门。有时巧逢降雨,村民便视为龙王显灵、姑爷施恩了。

龙山的之巅,至今还残存一段石围子,这是近代清朝咸丰年间,捻军到了胶东后在龙山留下的遗迹。当时民谣传称:“咸丰坐殿,长毛作乱。”捻军部队途经龙山高家时,村民唐昭被强拉入伙。几年后,捻军被灭,唐昭又跑回了家乡,“长毛子”便成了他的绰号。是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印记。

龙山东麓自古是蓬莱通向栖霞的官家要道,现在已向西扩展为蓬栖一级公路,双向四车道,四通八达。道东的村庄,因其先人在道边开了家旅店,生意兴隆,远近闻名,因而冠名为龙山店村。

农历三月二十,相传是龙王的生日,善男信女们上山拜庙,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龙山庙会。过去赶庙会,是在山上的古庙前坡,后来渐渐移至山下的龙山店村里。因为有庙会与龙王爷的典故,龙山店村在周围十里八疃,很有名气。

龙山店村东,古有朝阳庵,俗称“大姑庙”。也传与段王爷和杜姑娘的故事有关。杜家嫂子在龙山庙里的一句戏言,将小姑子配给了段王爷,但毕竟阴阳两隔,她于心不安,后来就到朝阳庵,削发为尼,以超度小姑,深表歉意。因而,民间又称朝阳庵为大姑庙,蕴含了人间的悲欢离合、离奇与无奈。

龙山西麓,有个石门曲家村。村里的曲氏祖先,于明代成化年间迁来,因村庄坐落于龙山西沟两座陡立的山口之侧,形如石门,故名石门曲家。曲氏祖先,尚文习武,坚决不屈服于清朝的统治。尤其六世祖曲巍、曲嵩等人,擅使七节钢鞭,号称“神鞭双英”,曾带领村民,以龙山为据点,与清政府抗衡,提出口号:“一不出荷(不交公粮),二不纳税,三不留辮子”。清政府发兵来剿,曲巍、曲嵩二位勇士,便率领村民奋勇抵抗,在龙山西坡的桃林里,与清兵展开了一场血战。最后寡不敌众,伤亡过半。曲氏家族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,一时震动朝野,传为历史佳话。

抗日战争时期,龙山一带又曾是蓬莱的革命根据地,被称作“赤色堡垒”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再到抗美援朝时期,仅龙山西麓的石门曲家村,就先后涌现了54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。这些英雄的子弟,用宝贵的生命,为古老而雄伟的龙山增添了光彩!

乡村记忆

乡间的吹手班子

赵明通 撰文/供图



乡间的一个吹手班子

在海阳农村,为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去世办丧事,称为“喜丧”。如果这位高龄老人儿女较多、家庭条件又较好,丧主家里往往请一个吹手班子,奏乐一天或几天,为老人送葬。

我们村有一户人家,有个在莱阳的亲戚。这家亲戚以家族成员为主组成了一个吹手班子,已经传了几代人。他们多次来到我们村,为老人送葬吹奏。我从小爱好音乐,特别是喜欢各种乐器,对此特别感兴趣。

这个吹手班子有七八个人,乐器有唢呐、管子、笙,有时也伴有二胡、笛子等。还有一个小镲,起击打节拍的作用,一般由年轻的学徒或妇女使用。唢呐和管子是主要乐器,笙属于伴奏乐器。当然,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员,每种乐器都能拿得起放得下。改革开放以后,乐器又加上了电子琴,还增加了音响设备。为照顾到各个年龄段观众的需求,还增加了戏曲和流行歌曲演唱的项目。

吹手班子还没到来之前,街门口已搭起一个简易的帐篷,起遮阳遮雨的作用,帐篷内放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、凳子。吹手班子来到村口,先要吹一阵“大杆子”,起报到的作用。这种我们叫做“大杆子”的乐器,形似长杆的唢呐,有两三米长。它的音调简单,声音浑厚响亮,全村人都听得见。看着吹手鼓起的两个腮帮子和通红的脸腮,就知道吹奏这个乐器一定很用力。

吹手班子在街门口的帐篷里吹奏,有时也跟着送殡的队伍在路上吹奏。吹奏的曲目除了他们专用的不知名的曲牌和哭腔外,也吹奏一些民间小调、歌曲、戏曲等,如民间小调《孟姜女》《苏武牧羊》,歌曲《社会主义好》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,京剧《智斗》,黄梅戏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》等。一开始我不理解,办丧事为什么可以吹欢乐的曲子?后来想,这属于“喜丧”,也不能只吹悲伤的曲子。

最令人称奇的是吹手们表演的绝活儿。有时点上一根香烟放进嘴里,一边吹唢呐一边从鼻孔喷出烟雾;有时用鼻孔吹唢呐,而且两个鼻孔各吹一支唢呐;有时吹长音连续几分钟不停

顿不换气。吹手们的表演,会引起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

吹手班子中的一些人并不一定懂得乐理,认识简谱,只要他们记住了曲子的腔调就能吹得上来。民间确实有这样的能人,我有一位朋友,他不认识简谱,但可以用口琴吹奏任何熟悉的曲子。

吹手班子的经济收入是很可观的,除了吹奏一场有固定的不菲的收入外,在吹奏过程中,丧主还要时不时地递送红包。为丧主办事的人手拿一根长竹竿,竹竿的另一头夹着一个红包或100元钱,隔着人群递给吹手,还要说明这是哪一个儿子或女儿给的赏钱。吹手说一声“谢谢”,高兴地收下红包。丧主除了每天管吹手们三顿饭外,上午和下午中间还要各上一次酒菜。吹手们吹累了,歇一歇,喝着酒,吃着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看着吹手们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,观众们心里只有羡慕的份。吹手们出行,开始是步行,后来骑自行车,再后来改为摩托车,再后来是小汽车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他们属于农村里的高收入群体。

在办丧事的过程中,有的人家还要增加一个项目,叫“摆路祭”。摆路祭是出殡途中备办香案、燃烛焚香、抛撒冥币的祭祀行为。在“摆路祭”的过程中,吹手班子当然也要参与吹奏。等为老人过白事时,要单独为参加“摆路祭”的人摆一桌酒席。

30年前,我认真地看了一场吹手班子演奏的音乐会。那是一个晚上,吹手们在丧主院子里吹奏,上百名村民把不大的院子挤得满满的。开始吹的是欢乐的曲子、戏曲等,待到夜深人静时,开始吹奏悲伤的乐曲。吹手们用大小不同的唢呐,再加上用一个铁筒在“喇叭口”处不同位置变换遮挡,可以模仿男女老少不同的哭声。唢呐模仿的嗓子哭哑的嘶哑声,还有那管子特有的悲声,惟妙惟肖。几个土生土长、不可能经过专业训练的民间吹鼓手,能让基本都是“乐盲”的村民听得如痴如醉。随着音乐啜泣不已或者含着眼泪大笑,令人不得不佩服民间艺术的魅力。